



世界文豪书系

阿拉伯文卷

暴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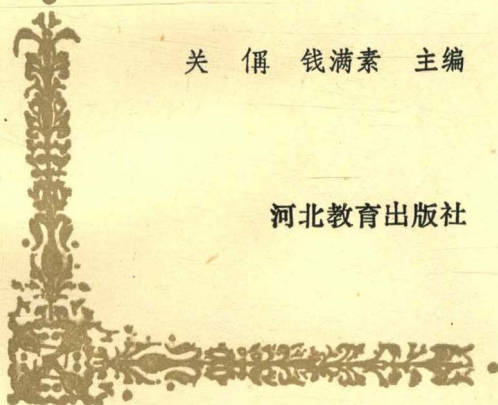
奇珍异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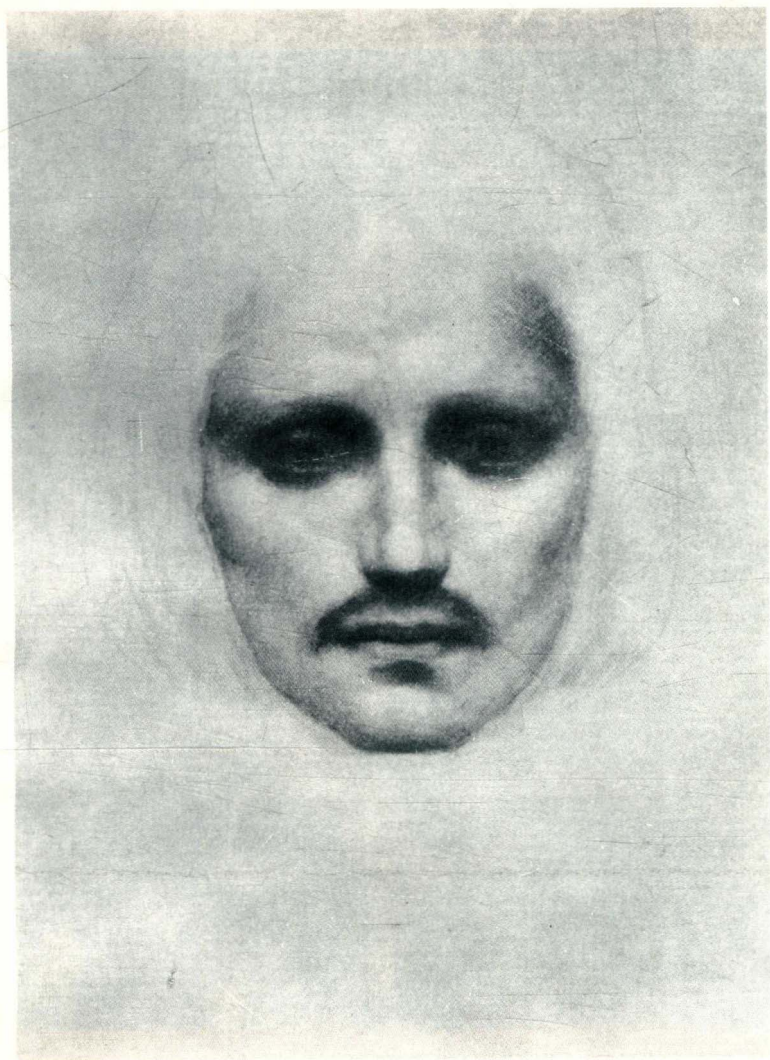
关 雎 钱满素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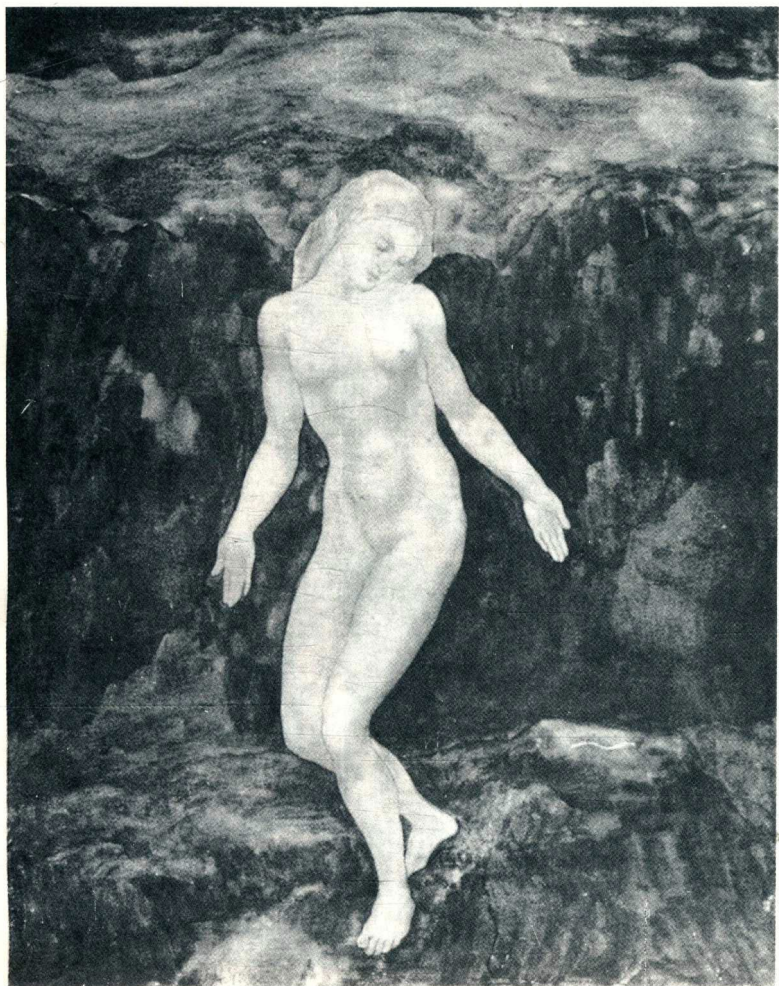
纪伯伦全集

第 3 卷





纪伯伦自画像



纪伯伦自绘作品插图



纪伯伦自绘作品插图

# 目 录

阿拉伯文卷

主编/关 雥

暴风雨 (1921) .....	刘新泉译 关 雥校	( 1 )
掘墓人 .....		( 3 )
奴隶主义 .....		( 10 )
被囚的国王 .....		( 14 )
十字架上的耶稣 .....		( 17 )
庙门前 .....		( 21 )
啊, 夜晚 .....		( 25 )
迷人的女精灵 .....		( 29 )
自杀之前 .....		( 32 )
同胞们 .....		( 35 )
我们和你们 .....		( 39 )

---

神子和猴孙·····	( 43 )
黑夜和早晨之间·····	( 46 )
麻醉剂和手术刀·····	( 52 )
梦境·····	( 59 )
在黑夜里·····	( 61 )
龋齿·····	( 64 )
闪光的粪便·····	( 68 )
节日之夜·····	( 74 )
巨人们·····	( 78 )
我的亲人死了·····	( 82 )
各民族及其民族性·····	( 86 )
逻辑哲学·····	( 90 )
暴风雨·····	( 95 )
魔鬼·····	(108)
萨勒班·····	(121)
巴阿莱拜基诗人·····	(136)
口蜜腹剑·····	(143)
外套以外·····	(148)
贪心的紫罗兰·····	(151)
诗人·····	(156)
言语和夸夸其谈者·····	(159)

---

奇珍异宝 (1923) .....	关 雋译 (163)
外壳与内核 .....	(165)
我的心重负着果实 .....	(170)
岸边一抔沙 .....	(173)
雾中一叶舟 .....	(177)
七个阶段 .....	(189)
我的心灵告诫我 .....	(190)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 .....	(195)
大地 .....	(201)
昨天、今天和明天 .....	(202)
完美 .....	(204)
独立与红毡帽 .....	(206)
大地啊 .....	(209)
更浩瀚的大海 .....	(213)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年 .....	(216)
伊本·西纳和他的诗 .....	(218)
加扎利 .....	(221)
乔尔吉·泽丹 .....	(223)
阿拉伯语的前途 .....	(225)
伊本·法里德 .....	(237)
新时代 .....	(239)
孤独 .....	(244)
有高柱的伊赖姆城 .....	(247)



---

我的沉默是歌唱·····	(267)
喂，与我们为敌的人·····	(269)
喂，心灵·····	(271)
帷幔后的国度·····	(273)
老年人的激情·····	(276)
以上帝发誓，我的心·····	(279)
夜之歌·····	(281)
大海·····	(283)
鸵鸟·····	(285)
雄狮巨人·····	(287)
如果你们编织·····	(290)
名声·····	(291)
昔日·····	(292)
小溪说什么·····	(296)

# 暴 风 雨

(1921)

刘新泉译 关 偶校



## 掘墓人

在布满骷髅骸骨的峡谷里，我孤身一人行走着。那是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浓雾遮蔽了群星，令人不寒而栗。

远处，像蛇一般蜿蜒的小河，流淌着鲜血和热泪，跳跃着罪人的梦想。我聆听着幽灵的低语，茫然地注视着虚无飘渺的世界。

半夜，幽灵成群结队地涌出巢穴。我听到沉重的步履声正在向我靠近，我扭过头去，一个高大而可怖的影子赫然在我的面前。我惊叫道：“你要什么？”

他的双眸有如烛火，发出熠熠光芒。等了一会儿，他不紧不慢地回答：“我要一切。”

我说：“放了我，你走吧。”

他微笑着说道：“我的路就是你的路。你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你停在什么地方，我也停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是来求清静的，请让我单独呆着吧。”

他讲：“我就是清静，你为什么要怕我呢？”

我说：“我不怕你。”

他说：“假如你不怕我，为什么会像风里的芦苇那样哆嗦呢？”

我回答道：

“因为风刮着我的衣服抖动，我并没有哆嗦。”

他哈哈大笑，笑声像狂风呼啸。隔了一会儿，他说：“你是个胆小鬼，怕我，而且还怕自己；你的恐惧具有两重性。可你却想对我隐瞒，你藏在细如蜘蛛丝的织网后面，藏得住吗？你又让我好笑，又让我生气。”

他随后坐在一块岩石上。我边望着他令人生畏的面孔，边强制自己坐下。

又过了一会儿——对我，这一会儿不啻是一千年——他轻蔑地望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阿卜杜拉<sup>①</sup>。”

他说：“‘上帝的奴仆’何其多啊！上帝因自己的奴仆要受多少累啊！你为什么不称呼自己为‘魔鬼的主人’呢，这样可给魔鬼的不幸上增加新的不幸。”

我答道：“阿卜杜拉是个好名字，是我诞生时父亲给我起的，我不想换别的名字。”

他随即说道：“孩子们的苦难就在于父辈的赏赐！谁不拒绝父辈的赏赐，就会成为死人的奴仆，直至到死。”

---

① 在阿拉伯语里，“阿卜杜拉”意为“上帝的奴仆”。阿拉伯人及穆斯林常用它当名字。

我低下头思索他的话，眼前闪现出他所说的这些事实的梦幻般的画面。他又问道：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答道：“写诗，然后传诵它。我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告诉别人。”

他说：“这是一种古老而被废弃的职业，对人来说，无益也无害。”

我便问道：“我该怎样利用白天和黑夜来有益于人呢？”

他说：“你可以把挖掘坟墓作为职业，它让活人高兴。因为你的工作，人们可以摆脱他们住所、法庭和庙堂周围的死尸。”

我说道：“我可从来没见过住所边有过死尸啊。”

他说：“你是用虚幻的眼睛去看的。你见到人们在生活的风暴前瑟瑟发抖，便以为他们还活着。其实，从诞生之时起，他们就是死人，只不过还没找见埋葬他们的人，所以一直被丢弃在地上，散发着恶臭。”

此刻，我不像原先那么恐惧了，便问道：“死人和活人都在风暴中发抖，那我怎样区别他们呢？”

他回答：“死人在风暴中哆嗦，而活人与风暴同行，风暴平息，他才停止。”

这时，他手托着头，露出强壮的胳膊。那坚实的肌肉，如冬青榉树干一样，充满了力气和生命。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你结婚了吗？”

我答道：“结了，我妻子很美，我很爱她。”

他便说：“你的错误和缺点太多了！婚姻不过是人屈服于传宗接代的奴性而已！假如你想得到解放，就休掉你的女人，独自生活吧！”

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大的会玩皮球了，小的还在呀呀学语，你要我把他们怎么办？”

他随即答道：“你去教他们掘墓！给每个孩子一把铁锹，然后就随他们去。”

我说：“我忍受不了孤单和寂寞，我已经习惯同妻儿一起生活的乐趣了。假如我抛弃了他们，也就抛弃了幸福。”

他又说：“一个人同妻儿一起生活，就是用脂粉掩盖不幸。不过，假如非结婚不可，就娶精灵之女为妻吧。”

我惊愕地问：“精灵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他立刻回答道：“你这个年轻人真笨！非精灵才不是真正存在的。谁不属于精灵，便属于疑惑和混沌不清的世界。”

我说：“精灵之女也美吗？”

他说：“她们的美永不消逝，她们的雅永不凋谢。”

我说：“眼见为实。”

他却说：“假如你能看见和摸到精灵女，我就不会让你娶她了。”

我问：“同一位既看不到又摸不着的精灵女结婚，又有什么用呢？”

他答：“那是一种徐徐而来的好处，而且那些只在风暴

中发抖，而不与风暴一同前进的活物将因此灭绝。”

他扭过脸不看我。过了一分钟，他回过头问我：

“你的信仰？”

我说：“我信上帝，尊敬他的使者，热爱德行，对来世抱有希望。”

他便说：“这是祖辈编好的套话，现在由你的嘴里说出来。至于纯正的真理，那就是除了自己，不信仰其他；除了自己，不尊重其他；除了自己所爱的，不爱其他的；除了自己的永恒，不要其他的。自古以来，人就崇拜自身；但因爱好和信念不同，人给自己起了不同的名字：有时叫伯阿勒<sup>①</sup>，有时叫朱庇得<sup>②</sup>，有时叫‘上帝’。”

说完，他大笑。他的奕奕神采透过嘲弄的表情显露无遗。他接着说：“不过，那些崇拜自身——腐烂的尸体——的人是多么奇怪啊！”

我思索着他所说的这些话，时间又过去一分钟。我觉得他所表达的各种意思中，有的比生命更奇特，比死亡更恐怖，比真理更深刻。我琢磨着他的外表与德行，随之向往要揭示其间的奥秘。我大声说道：“假如你有一个上帝的话，那就看在你主的份上，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他说：“我是我自己的上帝。”

---

① 伯阿勒是腓尼基人的太阳神。

②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我随即问道：“你叫什么？”

他答：“疯狂之神。”

我又问：“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他答：“在一切地方。”

我问：“你出生在什么时候？”

他答：“每时每刻。”

我问：“你从谁那里学到的智慧？是谁向你展示了生活的奥秘和存在的真谛？”

他回答：“你并不是智者，智慧只不过是弱者的某些特性。而我却是一个强大的疯子，当我走路时，大地在我脚下震颤；当我站立时，群星也停止转动。我从魔鬼那里学会蔑视人类，在同精灵的国王们交往和与黑夜里的强者作伴后，懂得了存在和虚无的奥秘。”

于是，我问道：“在这坎坷的山谷里，你做什么呢？你怎样打发白天和黑夜呢？”

他回答：“早晨，我亵渎太阳；中午，我诅咒人类；晚上，我嘲笑自然；半夜，我崇拜自我。”

我又问：“那你吃什么？喝什么？又在什么地方睡觉？”

他说：“我，时光，大海，我们是不睡觉的。但是，我们吃人肉，喝人血，以他们的喘息取乐。”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手臂靠在胸前交叉着，站在那里。说完，他凝视着我的双眸，缓慢而深沉地说道：

“再见了！我要去魔鬼和天神合一的地方了！”

我喊起来：“再给我一分钟！我还有一个问题。”